# 疑獄集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## 御史佯失狀

唐高祖以李靖爲岐州刺史，或有一人希望聖旨，告靖謀反者，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，謂之曰：『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。』御史知其誣罔，請以告事者諧行。行數驛，御史佯失告狀，驚懼異常，鞭撻刑典乃祈告事者曰：『李靖反狀分明，親奉進旨，今失告狀，幸救命！』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，驗其狀與原狀不同，即日還京以聞高祖。高祖大驚，御史具以狀奏，靖得不坐罪，告事者伏誅。

## 李崇察悲嗟

後漢李崇爲楊州刺史，縣民勾泰者有子，三歲失之，後見在趙奉伯家，各言己子，竝有憐證，郡縣不能斷。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，忽遣獄吏謂曰：『兒已暴卒，可出奔喪！』泰聞之悲不自勝，奉伯嗟嘆而已，殊無痛意，遂以兒還泰，奉伯伏罪。

## 王璥案伏聽

唐貞觀中，左丞李行廉弟李行詮子中與父妾亂，遂與之潛藏，追詰極急。長安縣獲之，縣司王璥引就房推問，不伏。璥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，令一人走報云：『長史喚璥鎖門去。』中與妾相謂曰：『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語。』而敬至開門，案下之人遂起白璥，各大驚而伏罪。

## 蔣常覘嫗語

唐貞觀中，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，有衛州二衛、楊正等三人投店宿，五更早發，夜有人取二衛刀殺逖，其刀卻（一作仍）內鞘中，正等不知覺也。至明，店人趁正等拔刀，血甚狼籍，因囚正等。拷訊苦痛，遂自誣，上疑之，差御史蔣常覆推。至則總追店近人十五以上集，爲人數不足，且放散，唯留一老嫗，年八十以上，日晚放出，令典獄密覘

之。曰：「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之」，明日復爾，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，勘如是三日，竝是此人。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，就中喚與老嫗語者出，餘竝放散，問之具伏，云與逖妻姦，殺逖有實。奏之，敕賜常綵二百疋，遷御史。

符融察善走

冀州有一老母，日暮遇劫盜，喝行人爲母逐之擒盜。盜反誣行人符融。曰：『二人當並走，先出奉陽門者非盜。』既還，融正色謂後至者曰：『汝的盜也!』盜伏罪，其發姦摘伏如此，蓋融性明察，能懸料其事以爲盜。若善走則初不被行人所獲，以此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人也。

張舉辨燒豬

張舉，吳人也，為句章令。有妻殺夫，因放火燒舍，乃詐稱火燒夫死。家疑之，詣官訴妻，妻拒而不承。乃取豬二口，一殺之，一活之，乃積薪燒之。察燒者口中無灰，活者口中有灰，因驗夫，口中果無灰，以此鞫之，妻乃伏罪。

季珪智鞭絲

宋傳季珪為山陰令，有賣糖賣針老母爭絲一團，訴之季珪。季珪令掛絲於柱，鞭之有少鐵屑焉，乃罰賣糖者。

破嗉辨雞食

有爭雞者。季珪問早何食，一云粟一云荁，殺雞破嗉有荁焉，遂罰言粟者。

薛宣追聽縑

前漢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，遇雨，以縑自覆。後一人至，求庇蔭，因授與縑一頭。雨霽當別，因爭云是我縑。太守薛宣命吏各斷一半，使人追聽之。一曰君之恩，縑主乃稱冤不已。宣知其狀，拷問乃伏。

孫亮辨鼠糞

吳廢帝孫亮字子明，曾四月遊西苑，方食生梅，使黃門以銀瓶并蓋就中藏吏取蜜。黃門素怨藏吏，乃以鼠屎投蜜中，啟言藏吏不謹。亮即呼吏，吏持蜜瓶入，亮問曰：『既蓋之，復覆之，無緣有此，黃門非有求於爾乎？』吏叩曰：『彼嘗從臣覓官席，不與。』亮曰：『必為此也，易知耳。』乃令破鼠屎，燥。亮笑曰：若鼠屎先入蜜中當內外俱濕，今內燥者乃枉之耳，於是黃門伏罪。

王洽市鹿脯

北齊彭王洽為滄州刺史，有一人從幽州來，驢馱鹿脯至滄州界，以足疾行遲。偶遇一人為伴，遂盜驢及脯去。明旦告州，洽乃命左右及府寮，令散市鹿脯，不限其價，其主見識之，推獲盜者。遷定州刺史。

認皮獲賊

又有人被盜黑牛，上有白毛。長史韋道健謂從事魏道勝曰：使君在滄州，日擒姦如神，若獲此賊，實如神矣。洽乃詐為上府市皮，倍酬其直，使牛主認之，因獲其盜。

書菜認賊

有老姥，姓王，獨種菜三畝，數被盜賣。洽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，明日市中認之獲盜。

黃霸察姒情

前漢時潁川富室兄弟同居，弟婦懷妊，其長姒亦懷妊。胎傷匿之，弟婦生男，奪取以為己子，論爭三年。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中，乃使娣姒競取之，既而俱至。姒持之甚猛，弟婦恐有所傷而情甚淒愴。黃霸乃　　長姒曰：『汝貪家財，欲得兒，寧慮頓有所傷乎？此事審矣。』姒伏罪。

惠仕拷羊皮

後漢李惠仕為雍州刺史，有負薪、負鹽者爭一羊皮，各言其籍背之物。惠仕謂州吏曰：『此羊皮可拷知主。』群下默然。惠仕令置羊皮席上，以仗擊之，見少許鹽屑，使爭者

視之，負薪者乃伏其罪、

莊遵聞哭姦

莊遵為揚州刺史，巡行部內忽聞哭聲，懼而不哀。駐車問之，答曰：『夫遭火燒死。』遵疑焉，因令吏守之。有蠅集於屍首，吏乃披髻視之，得鐵釘焉，即按之，乃伏其罪。

謙之詐獲賊

後魏高謙之，字道讓，爲河陰令。先是有人囊盛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，因而逃走。詔令人捕之。謙之乃枷一囚，立於馬市，宣言詐市馬賊，欲刑之，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。有一人忻然曰：『無復憂矣。』遂執送案問，悉獲其黨。

行岌逼訪妾

唐則天朝，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，勑侍御史張行岌按之。其告者先誘藏宣家妾，乃誣云宣有妾將發其謀，宣殺之，投死屍於洛水。行岌案略無其狀，則天怒，令重案，行岌奏如初，則天曰：『崔宣反狀分明寬縱之邪？我令俊臣案勘，汝當勿自悔。』行岌曰：『臣推事不若俊臣，陛下委臣必須實狀，若順旨妄陷平人，豈法官所守？臣以爲陛下試臣耳。』則天厲色曰：『崔宣若實有妾，反狀自然明矣！不獲妾如何自雪，復案不成，則令俊臣推勘，汝勿悔也。』行岌懼，乃逼宣家訪妾，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，募匿妾者。數日略無所聞，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之。思兢揣宣家見有同議者，乃詐謂宣妻曰：『須絹三百疋僱俠客殺告者。』語了遂寢。晨，微服伺於臺側，其宣家有館客，姓舒，婺州人，言行無缺，爲宣所信任，同於子弟。思兢須臾見館客，至臺，賂門人以通。告者遽稱云：『崔家僱客刺我，請以聞。』臺中驚擾。思兢素重館客，館客不知其疑也。思兢密隨館客至天津橋，乃罵曰：『若陷崔宣，必引汝同謀，何路自雪？汝幸出崔家妾，我遺汝五百緡歸鄉，足成百年之計，不然殺汝必矣。』館客悔謝，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，搜獲其妾，宣乃得免，告者伏罪。

楚金辨補字

唐垂拱年，則天監國。羅織事起，湖州左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制書，割取字合成文理，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。及差使推光，疑云書是光書，語非光語，前後三使盡不能決。奉勑

令差能推事人劾之，當見實狀曰：『張楚金可令劾之，又不移前欵。』楚金憂悶抑臥，向窗透日影見之，其字皆補葺，作之平平，看則不覺，向日則見之。因集州縣官吏，索一杯水，令琛取書投於水中，字一一解散。琛叩頭伏罪。奉勅令決一百，然後斬之。賜楚金絹一百疋。

子雲斷牸牛

唐衛州新鄉縣令斐子雲

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file=55302&page=31